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三百九十一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二十八

夏官司馬第四之一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

正義賈氏公彦曰鄭目録云象夏所立之官夏整齊萬物天子立司馬掌邦政以正天下故曰統六師平邦國 鄭氏康成曰政正也所以正不正者也 呂

氏祖謙曰自夏后氏命胤侯掌六師舉政典以誓衆則邦政之掌於司馬舊矣國事莫非政也獨戎事謂之政者寓兵於農編伍合聯賦役百為於是乎施是固政之所從出也天下有事則舉兵討亂邦之安危係焉政孰大於此哉曰平邦國者王師非以濟貪忿特欲平邦國之不平者耳　劉氏彝曰邦治邦教邦禮之後次以邦政者舉兵討亂將使四海九州莫不循乎教治而安於禮樂也平謂戡定之

案夏於時為火於卦為離離為甲冑為戈兵離上之象曰王用出征詩曰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葢非威明之極不能用兵以正天下故司馬為夏官　凡國事無非政而獨於司馬言政者張皇六師然後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政行於天下也　司馬主兵而曰馬者軍政莫重於馬也制畿曰萬乘制國曰千乘制家曰百乘皆以此率焉　書傳殷稱圻父亦稱司馬牧誓司徒司馬司空是也至成王訓官定其名曰司

馬而酒誥云圻父薄違小雅仍稱圻父益文誥非命官之比故通用先代之稱

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行戶郎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輿衆也行謂軍行列晉作六軍而有三行取名於此賈疏僖二十八年左傳晉侯作三行以禦狄注云晉置上中下三軍

今復增置三行避天子六軍之名彼名軍為行取於行司馬之名也　黄氏度曰輿司馬掌車行司馬掌徒軍司馬兼掌之　易氏祓曰師田之法險野徒為主易野車為主故各設司馬以專其任　賈氏公彦曰史胥徒獨多於四官者軍事尚嚴特須監察故也

案治教禮刑四官之司旅皆有官中常行之職業惟兵則戢而時動雖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戒也故軍司馬以下設輿司馬以閑輿衛而教以磬控驟馳之

節設行司馬以整戎行而教之以步伐止齊之數使習之於平時而試之以蒐狩所謂本强而精神可以折衝也畿内之兵既更番而試之六服之國亦各用王朝之法以蒐乘簡卒則諸侯之師皆可以從王朝司馬之法所以六軍同力如臂指之相使也楚之强也卒乘戢睦日夜無懈隨會憂其難支晉之衰也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叔向歎其不競觀此則知周公整軍經武之法雖百世不可易矣與司馬之爵高其任

重也行司馬之數倍其員多也六師之作每軍輿司馬宜各一人行司馬各二人旅下士之居者行者亦各聽於二司馬而職文既逸無可稽矣　大司馬掌軍政之大者其小治則軍司馬聽之唐時節鎮設行軍司馬祖此　輿司馬行司馬分掌車徒之事與天地春秋四官之上士中士通治官中之事者異故別立官名薛氏衡謂因事制名在官府則曰上士中士在軍旅則曰輿司馬行司馬非也

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將子匠反帥所類反長知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軍師旅卒兩伍皆衆名也將帥長司馬者其師吏也言軍將皆命卿則凡軍帥不特置選於六官六鄉之吏自卿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

鄭氏衆曰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故春秋傳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賈疏襄十四年左傳）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詩大雅常武曰整我六師以修我戎大雅文王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周為六軍之見於經也春秋傳王使虢公命曲沃以一軍為晉侯（賈疏莊十六年左傳）此小國一軍之見於傳也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故春秋傳曰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賈疏宣十二年左傳）

王氏應電曰六軍蓋通王畿千里更調

而用之觀四時教閱之旗物號名必兼州里縣鄙都家可見矣三軍二軍一軍可以類推

案地官比長下士而伍長不言下士何也平時掌五家之治必校行能而賜爵焉軍旅專取壯勇伍長未必即比長之為士者又自六鄉以外五家之長本非士也

通論左傳子罕曰天生五材民竝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

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亾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

薛氏曰一封出車千乗以杜氏法積筭十同千乗當有戎馬四千匹牛一萬二千頭甲士三千人步卒七萬二千人合士卒之數可以為六軍曰大國三軍者猶天子六鄉六遂迭用之耳葢諸侯地不過百里車不過千乗以開方之法計之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乗方百里者為方一里者萬其賦千乗然賦雖出千乗而兵不過三軍五百乗而已則五百乗

三鄉之所出也千乘闔境之所出也何則鄉萬二千五百家合三鄉則三萬七千五百家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則三軍為三萬七千五百人矣三軍而車五百乘則天子六軍為車千乘矣案車乘之數此為核王畿千里為方百里者百常具十萬乘之數六軍之作不過千乘臨時調發僅百分之一耳然則千乘之國其地必不止於百里可推矣　王氏應麟曰古者什伍之法於州鄉則聯其民於師田則聯其徒於宿衛則聯其官故能以中國為一人而無内患為屬連卒州以聯其國為長師正

伯以聯其人故能以天下為一家而無外虞

存疑鄭氏康成曰伍一比兩一閭卒一旅旅一黨師一州軍一鄉家所出一人　賈氏公彦曰云命卿及中下大夫上中士者據在鄉為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時尊卑命數也伍長是比長下士不言皆下士者文畧

案制軍為大司馬專職小司徒以井牧之法徵賦於鄉遂都鄙公邑大司徒會萬民之卒伍以起軍旅大

軍旅以旗致萬民州長帥而致之遂人師田作野民師而至縣師受司馬之法以作衆庶稍人帥而以至以聽於司馬車徒既集然後大司馬更加蒐乘以制為六軍不但軍師卒旅必以通融簡稽而成即將帥司長亦須選任程材而授葢前此更番弛舍均役徵發之制具在地官而臨時大簡車徒陳鞠師旅比較材武俾勇者各適其用强者不絀其材孰可前茅孰宜後勁或以人為主或以車為主或攻宜用衆或守

宜用寡一切戎行節制戰陳機宜凡六軍之將所承

令者備具於司馬制軍之法但未必如後世田穰苴

輩所撰耳又況制軍之數不同於出甲之數徒之卒

伍不同於車之卒伍盖參伍錯綜相為經緯彼此聯

事而實不相侵官大國以下制軍之法視此舊說泥

於六鄉出六軍之法遂以司馬司徒比而同之則此

經為贅矣王氏應電能見大意說已見前

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正義賈氏公彦曰有軍則置之無則已故不言府二人史六人而逆言其數以見義

司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注故書勳作勛鄭司農讀為勳

正義鄭氏衆曰勳功也此官主功賞故曰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　賈氏公彦曰軍以賞為先故首

司勳

案官中大夫士而外首列司勳非信賞必罰不可以

用師而民之死生聽於將覆軍之法重則有功者之賞不可以不先也王功國功民功事功治功五者並列職於司馬之屬何也王功國功之體大征伐雖包其中而不足特舉也民功事功治功既成則本强而内外順治有不戰戰必克矣所謂善為國者不師也賞功之典非治教禮刑之所及故惟列於政官為宜

馬質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八人質如字賈鄭音價一音古羊人巫馬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質平也主買馬平其大小之賈直

賈氏公彦曰不與校人相近而在此者平馬大小賈直故與量人相近　薛氏衡曰地官歲時稽鄉遂都鄙之牛馬辨其可任者馬之在民者無不足之慮矣而公馬之缺則官買之故設馬質馬質宜為校人之屬今列此者校人兼掌六馬而戎馬之用尤多其事尤急先儒謂序官先後不以尊卑直取事急者居前事緩者居後是也

量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四人徒八人量音亮或音良

正義鄭氏康成曰量猶度也謂以丈尺度地　賈氏公彥曰以其掌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其閭雖有餘事要以軍事為重故列職於此

小子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小子主祭祀之小事　賈氏公彥曰以其職有釁軍器及師田斬牲徇陳之事故在此

王氏應電曰羊人掌羊牲但主宰殺耳其解折肉

豆皆小子掌之及夫用羊以為祈珥釁徇陳皆非羊人所與故設官在羊人之前且兼贊司馬之羞有司之徹皆小事也故以小子名官

羊人下士二人史一人賈二人徒八人賈音價

正義賈氏公彦曰羊屬南方火司馬火官故在此

五行傳視之不明則有羊禍注羊畜之逺視者屬視故列夏官

通論薛氏衡曰大司馬職曰斬牲以左右狥陳曰不

用命者斬之小子職亦曰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蓋誓羣吏者司馬斬牲者小子共其牲者羊人也故羊人次小子

司爟下士二人徒六人爟古喚反注故書爟為燋杜子春云當為爟書亦或為爟

正義杜氏子春曰爟為私火賈疏民間理爨之火為私火　賈氏公彥曰其職掌行火之政令火屬南方故在此

存疑鄭氏康成曰爟讀如予若觀火之觀今燕俗名湯熱為觀則爟火謂熱火與賈疏熱火對司烜氏以夫燧取火於日為冷火

也司烜取金義故在秋官

掌固上士二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固國所依阻者也國曰固野曰險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賈疏掌固職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竝據國而言司險職周知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皆據在野而言易於國亦曰險者對文則險固異散文則通

通論張氏拭曰孟子謂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而掌固司險之職列於周官者葢先王

之治體用兼備本末具舉有以一天下之心即有以周天下之慮所以常久而安固孟子之言則以當時皆重末而忘其本耳

司險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正義郝氏敬曰險謂四方阨塞要害之地所當防據者

掌疆中士八人史四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疆界也　易氏祓曰王畿所屆謂

之疆載師以大都之田任畺地是也邦國都鄙亦各有疆大司徒制其畿疆而溝封之是也此官雖逸以司險推之則掌王畿以及邦國都鄙之疆審矣 王氏應電曰主王畿千里四面封疆之境地廣而遠故官吏視掌固司險獨多其士以八人者蓋四正四隅也

案疆界所以正封守禁侵奪王政之大也先王知後世彊衆相凌必自紊其疆界始故設官掌之至春秋

時大國兼地數圻則王政不綱掌疆之職不修也

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六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

正義賈氏公彦曰其職云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詩云彼候人兮荷戈與祋亦是武事故在此

案候人本主境上候望而有方治來者亦帥之送之若大賓客則自有掌訝與訝士迎送非候人之職矣注以為候迎賓客之官葢未通會秋官也周語云敵

國賓至候人為導候國不備官或以候人兼掌訝之職與

環人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環戶關反

正義賈氏公彥曰其職掌致師察軍慝皆是軍事故在此 黄氏度曰以環名官取廵邏周匝之義

通論鄭氏鍔曰夏官環人掌廵察軍中之事秋官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皆循環往來為義

挈壺氏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挈苦結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挈讀如絜髮之絜賈疏詩總角之宴毛傳總角結髮也此注依毛傳絜即結之義壺盛水器也世世主挈壺水以為漏賈疏以其稱氏故知世官此

郝氏敬曰大軍所止遇水可汲懸壺示衆故名

賈氏公彥曰案其職所列皆軍事故在此

案挈壺氏隷夏官軍行必載行漏也

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正義賈氏公彥曰射武事故在此　薛氏衡曰先王

於祭祀則有射於燕饗則有射文事而兼武守重其職故以下大夫為之長

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服不服不服之獸者賈疏象王者伐叛服柔之義

黄氏度曰射人與司士諸子聯職而以服不氏以下四官參其間服不氏待獲射鳥氏取矢終射義也

案四官皆各養一牲而羊人馬質並設於夏官復列

服不射鳥羅氏掌畜四職何也四官事紛惟兵則不得已而後用官中事簡而國事所用馬與羊最多羅氏所掌羽物實繁掌畜所養事類雜冗故並設於夏官射鳥氏則因射而及之又所射乃鳥中膳羞者與羅氏掌畜為類故别之於庭氏之射夭鳥設官分職之宜講事處物之當即此可見　論官職則射人之下當次以司士諸子以服不氏同有事於射故與射鳥氏四官並附焉

射鳥氏下士一人徒四人射常亦反

正義賈氏公彦曰射鳥亦武事故在此

羅氏下士一人徒八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能以羅罔搏鳥者郊特牲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賈疏案郊特牲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彼稱大對諸侯此無所對故不稱大此職惟羅鳥彼兼言獸則兼掌之也

案服不氏贊張侯射鳥氏兼為射人取矢故次射人羅氏掌羅鳥而繼之者從其類也

掌畜下士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畜許六反　劉許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畜謂斂而養之（賈疏案其職云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是專養鳥注謂鵞鶩之屬是斂而養之）

司士下大夫二人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正義賈氏公彥曰其職掌詔爵詔祿贊大司馬進賢興功故列職於此　郝氏敬曰案王制大司樂論造士升之司馬司馬論進士之賢者告於王而官之故

司士為司馬之屬

案司士隸夏官以司馬論辨官材習察其人然後用之各當也射人掌公孤卿大夫司士掌士士員多故司士與射人爵同而中士下士之數又多也

諸子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諸子主公卿大夫士之子者或曰庶子　李氏嘉會曰在此者與司士等皆是辨論官

材之事

索入成均者必適子其餘皆掌於諸子故其職曰掌

國子之倅

司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

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右謂有勇力之士充王車右賈疏其職

云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　賈氏公彦曰在王車之右執干

戈以衛王故在此　劉氏敞曰司右屬車之右也若

王玉路金路之右則下大夫也象路之右上士也戎路木路之右中大夫也故羣屬車之右别立司右以掌之

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賁音奔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言徒曰虎士則虎士徒之選有勇力者賈疏胥下例皆是徒今虎士在胥下故知選徒之有勇力者言賁見其勇

案虎賁氏不言徒而曰虎士葢勇而有志行者

通論呂氏祖謙曰周公戒成王以虎賁與任人牧人
準人並言葢侍衛僕御朝夕親比必得正人漸移默
化故慎虎賁綴衣之選乃養成君德詳密處

旅賁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史二人徒八人

正義賈氏公彦曰言旅見其衆

案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其地尤近職尤親
故皆以命士為之且世職馬葢必材武過人忠義素
厲而後得與此選後世逆亂多由禁旅使宿衛皆世

臣良士姦宄豈能相煽哉　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其趨者虎士也徒之强力者也虎賁之外更設旅賁夾王車而趨乃任官之士强力而篤於忠義者故夾王車之左右視先後者尤親且近矣

節服氏下士八人徒四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世為王節所衣服

案春官司服辨用事以共其物而已故特設此職使常侍左右凡王登車下車易服弛服之節及風雨寒

溫皆在視而得其宜所以謹儀法而王躬是保也司服惟辨禮度其事簡故設官止二人此職朝夕無閒必八人乃可以更番遞代其不以類從司服而屬夏官以與諸僕聯事凡王有行無不從也

方相氏狂夫四人相悉亮反注音放想不必從

正義王氏應電曰其職主執兵以逐疫亦用武以正其不正之事故屬夏官

存疑鄭氏康成曰方相猶言放想可畏怖之貌賈疏放想

漢時有此語是可畏怖之貌

大僕下大夫二人小臣上士四人祭僕中士六人御僕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僕侍御於尊者之名大僕其長也

賈氏公彦曰四官别職同官故共府史胥徒　王氏應電曰大僕掌正王之服位詔法儀出入王之大命故稱大小臣掌小命及小法儀故稱小禮莫重於祭故特設一官以掌其事燕居必有侍御之臣其事

緐故御僕十有二人

通論鄭氏鍔曰小臣爵上士葢以德行道藝閽者天官内小臣掌王后之命亦以奄上士為之

隷僕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吏而曰隷以其事褻　賈氏公彦曰所掌事褻故别官不屬大僕　何氏喬新曰隷僕主五寢之潔除非徒四十人則不給於用

案凡國中之勞辱事皆罪隷共之五寢之埽除糞洒

不可使盜賊之子故以徒代隸而因以隸名官謂此僕所掌者隸事也疏謂與賤者同稱則司隸中亦有下士何獨於隸僕則為賤稱乎

弁師下士二人工四人史二人徒四人弁皮彥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弁者古冠之大稱賈疏禮記郊特牲及士冠記皆云夏收殷冔周弁皆祭冠也則冕亦得稱弁故云古冠之大稱委貌緇布曰冠賈疏此二者惟對皮弁爵弁六冕則曰冠若散文亦得稱弁故司服職凡田冠弁服凶事服弁服

王氏應電曰弁首服之次於冕者自天子而下皆用之冕

則不常服故冕雖尊而獨以弁稱

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甲今之鎧也賈疏古用皮謂之甲今用金謂之鎧司甲兵戈盾官之長

通論王氏曰周官先司甲而後司兵費氏先言斁乃甲冑敿乃干而後言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者戎事先自保也

案甲之成也難收藏亦不易故官中之士及府史胥徒視司兵司戈盾以倍也

司兵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正義賈氏公彥曰其職云掌五兵五盾及授兵從司馬之法故在此

司戈盾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盾竪尹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戈今時句子戟賈疏案考工記冶氏為戈戟戈則兩刃長六尺六寸戟則三刃長丈六尺此注云戈句子戟為一物解之者葢舉漢法況之漢時戈有旁出者

為句子亦名胡子故號戈為句子戟也

案五兵五盾既有司兵以掌之而又設司戈盾之職何也司兵事繁大小輿帥及甲士之五兵皆以司馬之法頒焉故王之侍衛别使司戈盾授之府史皆半於司兵其事簡也無胥而徒亦少以士大夫之戈盾皆親授之無所用胥徒也若甲士則涖焉而使胥徒授之可矣故司兵有胥而徒特多

司弓矢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

徒八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司弓矢弓弩矢箙官之長人槀人

賈疏繕人

皆士官故得與之為長

郝氏敬曰弓矢之用要而廣故設官

同於司甲

繕人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繕之言勁也善也

賈疏以其所掌弓弩有堅勁而善堪為王用者乃入繕人

鄭氏鍔曰左傳大叔繕甲兵言修治

之也

槀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槀古老反

正義鄭氏衆曰箭幹謂之槀

賈疏案矢人記以其笴厚為之羽深後鄭注笴讀為槀謂矢幹

賈氏公彥曰案槀人非直掌矢槀兼主弓弩矢箙等而云槀人者以槀為主耳

案司兵司戈盾惟辨其物以頒之而弓矢則別設繕人槀人何也五兵之用少弓矢之用多王親征誓師則杖鉞秉旄在車則執路鼓五兵不親執也射則王

時有事弓矢決拾諸具不可以不加之謹故設繕人掌王所用以詔王而贊其事馬稾人專司弓弩矢箙諸財用之出入亦以物博事繁非司弓矢一官所能兼理故增設稾人總其工作并董率而勸懲之所以工皆競勸而用無不利也

戎右中大夫二人上士二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右者參乘賈疏若元帥之車則將在中居鼓下御者在左

凡兵車則射者左御者居中若在國則尊者在左御者亦中央其右皆勇力之士執干戈常在右故云右

者參乘

此兗戎路之右田獵亦爲之右焉賈疏案巾車王路有五下文僕亦有五此戎右已下不見玉路木路之右以田戎相類齊祀相因故戎右兼田右齊右兼祀右僕不兼者僕難於右也

通論賈氏公彦曰案巾車玉路居前戎路在後今戎右在前又戎右中大夫齊右下大夫道右上士者夏官主兵事尚威武故戎右居前而官尊也　薛氏衡曰右與僕皆身任其事故無府史胥徒

齊右下大夫二人齊側皆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克玉路金路之右　王氏安石曰金路以賓而謂之齊者敬賓如祭也

道右上士二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克象路之右賈疏以巾車五路差之上已有玉路金革之等則道右當克象路之右　賈氏公彥曰上四事簡故使兼道右每日視朝行事繁故不兼以其事次於齊戎故官秩卑也

案戎右以中大夫齊右以下大夫道右以士者右取

其武故戎右宜尊賔祭尚嚴故次之朝夕視朝武非所尚也右以戎兼田以祀兼賔而僕各異者右主捍衛其事可兼賔祀師田車行異節必各有專僕而後事可閑也

大馭中大夫二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馭之最尊賈疏以其御玉路以祀故云最尊不與下同名僕而謂之大馭

王氏應電曰馭者通謂之僕惟大馭不稱僕者以前有大僕不可混也

通論王氏志長曰戎車之馭與大馭同為中大夫者重戎也不得同稱馭者尤重祀也

戎僕中大夫二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馭言僕者此亦侍御於車賈疏大僕已下並是侍御之官此馭車之人稱僕亦是侍御之類也

通論黄氏度曰射人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戎僕掌王倅車之政即車僕所掌闕車廣車苹車輕車之萃也　王氏應電曰五路唯戎車專尚威武此戎右所

以先齊右也車莫尊於王路故大馭為長其次莫急於戎路故戎僕次之

案大僕下大夫戎僕則中大夫何也大僕平時朝夕王所以謹儀法其在軍惟贊王鼓而不共御事葢王親即戎乘危歷險馬或駭輿咎莫大焉必久更戎事智畧過人不惟進退驟馳保無傾覆且艱難倉卒可輔王以發大命然後能勝其任故慎簡六官之貳衆職之長以克之而不取之於羣僕也戎右以中大夫

其義畧同春秋傳凡軍事御右與主將並書以三軍之耳自咸屬於主將之車故也但中大夫二人之外復設上士二人葢戎田兼事上士乃田車之右耳

齊僕下大夫二人齊側皆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古者王將朝覲會同必齊所以敬宗廟及神明賈疏案朝覲受於廟是敬宗廟會同時設方明於壇上設玉以禮方明之神是敬神明

道僕上士十有二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王朝朝莫夕主御王以與諸臣行先王之道案書冏命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乃僕人之職而道僕以旦夕燕出入與王尤暱近隨事當以道正王故注云然　賈氏公彥曰道僕朝夕在朝往來駕脫事繁故人數多王氏志長曰以更代也

田僕上士十有二人

正義賈氏公彥曰人亦多者王有四時之田兼有園囿遊獵及取鮮獸之事故也

案田僕數多以王田道車斿車並從也

馭夫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

正義賈氏公彥曰案校人良馬三十六匹一馭夫計良馬二千一百六十匹則六十馭夫駑馬一馭夫主四百三十二匹駑馬千二百九十六匹則馭夫三人并前六十三人與此不合者葢此序官脫三人也

校人中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校戶教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校之為言校也主馬者必仍校視

之校人馬官之長

通論薛氏衡曰周制軍賦出於丘甸馬牛車輦有地治者歳時數之校人頒馬非頒於民乃頒之卿大夫之從軍者也

趣馬下士皁一人徒四人趣七口反劉清須反皁才早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趣馬趣養馬者也鄭司農云詩蹶

惟趣馬

案校人職三乘為皁皁十二匹也

通論雜說曰趣馬虎賁綴衣皆賤有司也而詩書乃與師氏等並稱何也人主之治非廟堂聽決之為難而深居燕坐之為患非公卿大夫夾輔之為難而侍從僕御順適其意為可慮也君心惟閒暇為易縱臣言惟卑褻為易入於易縱之時而擇易入之臣朝夕於其間則可以養成君德矣

巫馬下士二人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賈二人徒二十人賈音價

正義鄭氏康成曰巫馬知馬祖先牧馬社馬步之神者馬疾若有犯馬則知之是以使與醫同職　賈氏公彦曰巫知馬祟醫知馬病有賈者治馬死生須知馬價也

牧師下士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牧放馬而養之

通論鄭氏鍔曰地官有牧人則馬亦在所牧此又有牧師者馬之為牲者牧人牧馬餘皆牧師所掌

廋人下士閑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廋所求反

存疑鄭氏康成曰廋之言數　鄭氏鍔曰廋為隱藏之義馬在閑中取其隱藏也故名曰廋人

案聘禮記肦肉及廋車廋即此廋人也

圉師乘一人徒二人圉人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圉疑

呂反乘繩證反駑音奴麗郎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養馬曰圉四馬為乘良善也麗耦也　王氏昭禹曰以教圉人養馬故名圉師

案校人職自圉人以上圉師趣馬馭夫並分良駑之數而序官不載何也經文已明特於圉人所分揭其數而其上可放而準矣

職方氏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職主也主四方之職貢者職方氏主四方官之長　賈氏公彥曰司馬主九畿職方制其貢事相成故在此官尊而人多以主天下人民貢

賦之事繁

土方氏上士五人下士十人府二人史五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土方氏主四方邦國之土地

案土方氏形方氏及山師川師邍師所役皆司徒之事而以屬司馬者示有不稟職方之度而侵敗王畧者則九伐隨之　大司徒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正此職所掌

存疑王氏應電曰設官之例凡士之數必以二四六八而此獨以五與十者以主五方也

懷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懷來也主來四方之民及其物

合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合方氏主合同四方之事

訓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訓道也主教道四方之民

形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形方氏主制四方邦國之形體

山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正義賈氏公彦曰案王制名山大澤不以封故天子立山師以遥掌之使貢故與職方連類在此

川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正義賈氏公彦曰其職與山師同

遼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遼音原

正義鄭氏康成曰遼地之廣平者　李氏嘉會曰知土宜之美惡種植之善否以教導民故曰師

案五等之國及附庸外八州皆有閒田諸侯削地則歸於閒田故特設遼師以掌之　地官虞衡所主畿內之山川也夏官山川遼師所主九州之山川原野

也遂師官府胥徒獨倍者平原較山林川澤為多也

匡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匡正也主正諸侯以法則

撢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撢與探同他南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撢人主撢序王意以語天下賈疏其職云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故云撢序王意以語天下

通論李氏覯曰天下之情欲上達故訓方氏之職設人主之志欲下通故撢人之職設古者君民一體上

下交孚而無壅遏之患如此

總論薛氏衡曰職方之屬自合方至邊師乃建邦敷教安民懷遠之節目也究其本原則必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然後政教四達而不悖故匡人達法則以過諸侯作慝之私撢人誦王志以動萬民内向之志使諸侯咸知有王其國民共知有大君則九伐之法可懸而不用矣

都司馬每都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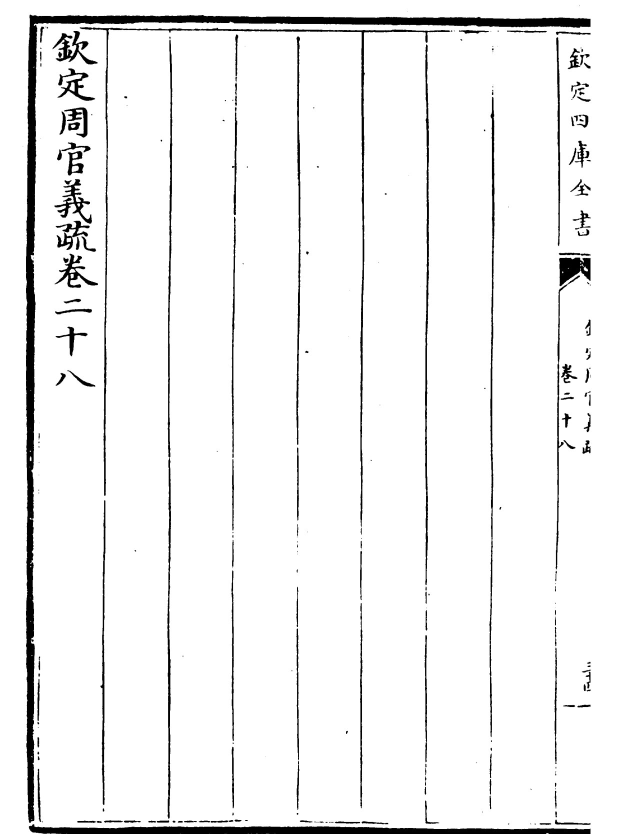
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都王子弟所封及三公采地也司馬主其軍賦　賈氏公彥曰此王自以臣爲司馬遥掌都内故其職云掌都之士庶子及其衆庶車馬兵甲之戒令聽於國司馬

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于公司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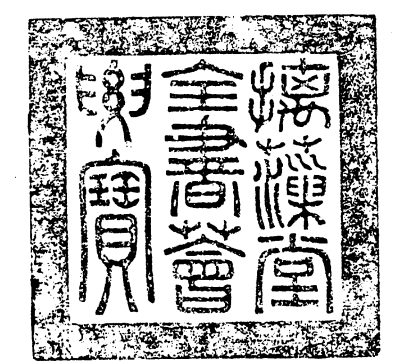
正義鄭氏康成曰家卿大夫采地正猶聽也公司馬國司馬也

案或疑此當為家司馬職之文都司馬職後家司馬
亦如之當繫於此非也家地甚狹大夫不具官安能
設上中下士府史胥徒一同於都司馬乎



欽定周官義疏卷二十八

欽定周官義疏 卷二十八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胡金石

謄錄監生臣鄧肇槐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二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三百九十二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二十九

夏官司馬第四之一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灋以佐王平邦國

正義鄭氏康成曰平成也正也　賈氏公彥曰九灋以下皆言邦國以施於諸侯爲主　孫氏曰司馬統六師則九伐之灋莫先焉而先言建邦國之九灋者九灋脩明諸侯無侵敗王略者奚以九伐爲哉九伐

特不得已而用之

案大宰建六典司徒建土地之圖宗伯建三禮司寇建三典皆曰邦獨九灋之建曰邦國者四官所建皆王邦之典而侯國兼用之九灋則專爲侯國設也

制畿封國以正邦國畿音祈

正義鄭氏康成曰封謂立封於疆爲界

案邦國有違言多由邊境鄰接經界水道之爭或中閒隙地彼此皆欲得之如春秋傳彌作等六邑宋鄭盟而不有之類故制

䊸封國時必使疆界分明不相淆混乃所以絶其爭奪之源司馬之屬特設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蓋爲此也八州之内皆有閒田屬於王官諸侯之削地歸於閒田其加地進律則以王命取於閒田以與之皆所以息爭端定衆志故曰以正邦國

設儀辨位以等邦國

正義鄭氏康成曰儀謂諸侯及諸臣之儀賈疏大行人以九儀

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諸侯之孤卿大夫士也若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則兼有王臣與此異辨別也別尊卑之位

案設儀辨位本大宗伯主之大行人辨之小行人協之司儀詔之又列於九瀍之中而大司馬並掌焉合諸侯之六耦則以屬大司馬葢禮法者兵刑之本也

進賢興功以作邦國

正義鄭氏康成曰興猶舉也作起也起其勸善樂業之心使不惰廢　王氏曰進賢興功若王制所謂有

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　鄭氏鍔曰見於德行之謂賢見於事業之謂功賢可尊也受七命者進爲八命之牧受八命者進爲九命之伯功可録也或加之以地或進之以律進其賢者則不賢者自勵與其功者則無功者知奮故曰以作邦國

建牧立監以維邦國　監古銜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維猶連結也　賈氏公彥曰此即大宰職所謂建其牧立其監上下相維持故云以維

邦國 林氏椅曰監乃屬長連帥之比

案此與大宰職建其牧立其監一也凡始封國大司馬與大宰共定之牧即所封之五等守土以牧民者監謂方伯連帥相監臨者方建牧而即立之監見其於方伯連帥必有所隸也左傳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

制軍詰禁以糾邦國 詰去吉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詰猶窮治也糾猶正也 賈氏公

彦曰制軍上文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是也

鄭氏鍔曰禁如葵丘五禁之類

施貢分職以任邦國

正義賈氏公彦曰施貢多少據國地大小大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小行人令春入貢是也　鄭氏康成曰任猶事也事以其力之所堪　王氏應電曰職方氏制其貢各以其所有制其職各以其所能

案分職謂王巡狩征伐小大之國各有所承之職事

春秋傳所謂各脩舊職如衛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是也

簡稽鄉民以用邦國鄉陸許亮反今讀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簡謂比數之稽猶計也賈疏謂比數計會鄉民而用之　王氏昭禹曰大國三鄉次國二鄉小國一鄉簡其彊弱稽其衆寡然後衆可用

案用謂用以征伐田役也大宗伯之軍禮五此兼其三大封則定於制畿封國之初大均則寓於施貢分

職之內蓋平常無事恤其財力以厚其生然後一旦用之皆知戮力於王事也獨言鄉民者六遂都鄙無不更番調發而要以鄉爲準也

均守平則以安邦國

正義鄭氏康成曰則法也　王氏昭禹曰匡人達法則以匡邦國平則者平其八則也

案均守平則所以正邦國之都家也八則以治都鄙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欒盈曰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　三鄉二鄉一鄉所守地邑

多寡各有定分是之謂均爵有尊卑而八則無同異是之謂平守均而則平則上下和睦而國無不安矣

比小事大以和邦國比毗至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比猶親也使大國親小國小國事大國相合和也賈疏如司儀五等諸侯相爲賔又諸侯之臣相爲國客皆是也易比象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案九法之中大司馬專之者制軍詰禁而已司馬之屬與諸官聯事者三制畿封國地官冬官之事而土

方氏形方氏與之聯施貢分職地官之事而職方氏與之聯均守平則地官天官之事而司險掌固匡人與之聯是也大司馬掌其事而他官存其法他官執其總而大司馬與馬者二簡稽鄉民司馬主之而邦國之比要則小司徒受之設儀辨位統於春官秋官而惟大射大司馬合諸侯之耦是也至於建牧立監大宰專職比小事大進賢興功則天子巡守考職所以勸懲羣侯運動四海之操柄而皆列職於司馬何

也蓋不能四征不庭則威命不能服衆而恩禮亦不足以感人五官之典皆廢置於無用矣周之東遷以後是也周公作立政則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周頌之般亦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與此經之義更相表裏乃聖人仁育義正運用天理之實心實事與後世之耀威而黷武者異矣

以九伐之灋正邦國

正義鄭氏康成曰諸侯有違王命則出兵以征伐之

所以正之也諸侯之於國如樹木之有根本是以言伐云　賈氏公彦曰案下文九者唯賊賢害民稱伐此總言伐者侵滅二者亦是伐之例其餘六者皆先以兵加其境乃眚之壇之削之正之殘之杜之故皆以伐言

馮弱犯寡則眚之馮皮冰反眚史梗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馮猶乘陵也言不字小而侵侮之案眚病之也如貶其爵命薄其恩禮披其附庸之類

與削異野荒民散不能自治其國邑故削之馮弱犯寡必雄桀驕蹇之侯也病之使不能張則自戢矣

辨正鄭氏鍔曰注以眚爲猶人之眚瘦引王覇記削地之説與下削之無異非也

賊賢害民則伐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春秋傳有鍾鼓曰伐賈疏莊二十九年左傳伐者兵入其竟鳴鍾鼓以往所以聲其罪

暴内陵外則壇之壇鄭讀作墠音善

正義鄭氏康成曰内謂其國外謂諸侯壇讀如同墠之墠賈疏除地曰墠書金縢三壇同墠王霸記置之空墠之地蓋置之空墠以出其君更立其次賢者賈疏以不滅其國故知更立賢子弟

賈氏公彦曰暴内即上賊賢害民是也陵外即上馮弱犯寡是也有一於此故止於伐之靑之不奪其位此兼有其惡故壇之

野荒民散則削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荒蕪也田不治民不附削其地明

其不能有　賈氏公彥曰古者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無曠土無游民野荒民散由政惡民並適彼樂國是其君不能有也故削之

負固不服則侵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負猶恃也固險可依以固者也不服不事大也詩曰密人不共敢距大邦　王氏應電曰無鍾鼓曰侵掩其不備既服即止

案王師自出則宜曰討曰伐侵者鄰敵相掩之辭也

深則寀入其阻淺則掠其邊疆蓋負固者必險遠之國若會同討伐而據險逆命必曠日而勦民故委之方伯連帥使壤地鄰接之國俟閒而乘之出其不意以聲王討即不能應時戡定而四鄰交侵王無宥命勢窮力屈自不得不悔禍而服義矣不服如朝覲愆期職貢不入之類注謂不事大國蓋亦謂不從大國之服王事者

賊殺其親則正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正之者執而治其罪春秋僖二十八年冬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坐殺其弟叔武

存疑鄭氏康成曰王霸記正殺之也賈疏正未必即是殺但賊殺其親罪尤重故王霸記以正為殺也

放弒其君則殘之弒本又作殺同音試石經作殺

正義鄭氏康成曰放逐也賈疏放若魯季氏逐昭公之類弒若魯慶父弒二君齊崔杼弒君之類　王氏應電曰殘若秋官掌戮辜之焚之罪不容於死也

案賊殺其親罪有輕重用罰非一故統之曰正放弒其君則非徒殺之必裂其支體如齊人轘高渠彌之類故曰殘

犯令陵政則杜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令猶命也王霸記犯令者違命也陵政者輕政法不循也

案杜與壇相近而有輕重壇猶放也周公囚蔡叔於郭鄰以車七乘雖禁其出入而尚得以私屬自隨與

鄰里往來杜則限隔内外不得復與人通與獄城類矣所以杜其犯上作亂之萌也

外内亂鳥獸行則滅之行下孟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王霸記悖人倫外内亂無以異於禽獸不可親百姓則誅滅去之也曲禮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　賈氏公彦曰外亂若齊襄公淫於魯桓公夫人文姜内亂若衛宣公上烝父妾下納子妻是也

案春秋於世子亦書弒其君則賊殺其親乃謂戕其戚屬者雖正其罪誅止於身其子姓果賢猶可繼世也滅則舍亂人之類殄其世嗣或先世有元德顯功則存其宗社而建置族姓可也惡莫大於放弒其君殘其身且瀦其宮則滅不待言矣

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政象挾日而斂之縣音懸挾子協反

正義賈氏公彥曰政謂上九灋九伐并下凡令賦以

下

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

正義鄭氏康成曰畿猶限也籍其禮差之書　王氏昭禹曰九畿又謂九服者畿言其有界畫服言其服王事　黄氏度曰政職司馬政典所當奉行者案政職主軍旅會同田役所賦車徒之數而職方氏所謂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者亦存焉

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

正義鄭氏衆曰春秋傳天子一畿列國一同

賈疏襄公二十五年左傳鄭子產對晉辭

詩殷頌邦畿千里維民所止　賈氏公彥曰侯者候也爲天子伺候非常也甸者爲天子治

田以出賦貢男者任也任天子之職事采者采取美物以共天子衛者爲天子衛守蠻者縻也以近夷狄縻繫之以政敎自此以上六服是中國之九州自此以外是夷狄之諸侯此蠻服與大行人要服一也蠻服又云要服見要束以文敎也夷者以夷狄而得稱也鎮者去中國稍遠理須鎮守藩者以其最遠故得藩屏之稱此三服總號藩國大行人九州之外謂之藩國世一見是也　鄭氏康成曰自王城以外五千

里爲界有分限者九

通諭王氏安石曰方千里曰畿則禹貢所謂甸服也甸服面五百里則爲方千里矣其外侯畿甸畿禹貢所謂侯服也又其外男畿采畿禹貢所謂綏服也又其外衛畿蠻畿禹貢所謂要服也又其外夷畿鎮畿禹貢所謂荒服也又其外蕃服在禹貢五服之外

存疑王氏昭禹曰自侯畿至衛畿謂之中國所謂疆以周索也自蠻畿至蕃畿謂之四夷所謂疆以戎索

也（案左傳疆以戎索謂晉也）

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

正義朱子曰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爲賦

鄭氏衆曰上地謂肥美田也食者參之二假令一家有三頃歲種二頃休其一頃下地食者參之一田薄惡者所休多　劉氏敞曰小司徒均土地稽人民

周知其可任之數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此言可用者家三人至二人正竭作其羨於四時之田而以敎之戰也伍兩卒旅師軍家一人爲正兵六鄉六遂通十有五萬人爲十二軍而羨卒在外都鄙之兵又在外大司馬則總其軍律既習之以田獵又試之以追胥馳驟之而隊伍圅差操縱之而進退用命爲其可以起六軍而行九伐也則家選一人而精彊可獲矣由敎之者衆而用之

者寡也聖人之精密蓋如此

案上地以下已見小司徒及遂人而覆舉之蓋畜衆者司徒而徵兵者司馬或略焉則可任與施舍之數不分明矣曰凡令賦見此職所言乃斂賦賦與之賦與九賦異也所令蓋兼六服羣侯之軍賦其畿内軍賦大小司徒令之大司徒職凡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小司徒職會萬民之卒伍以起軍旅以井牧之法起軍賦大司馬亦必聯事焉曰凡則畿内鄉遂公邑家稍縣都以及侯國無異法可知

矣侯國制畿施職制地令賦已具于司徒而復列於司馬者必司馬董正之然後疆埸不犯而政令無壅也其後呂虎南征疆土是徹乃率由周公之典法耳

周官之法車輦馬牛兵器旗物民自具之有事征伐則遺人委人共其道路之資糧別無所謂軍用自康成以賦爲給軍用者胡氏安國遂謂田以出粟取之農夫賦以出兵取之商賈雜稅遂爲亂國邪臣興利者所假托皆說經者之誤也

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中音仲下同陳直順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旗者立旗期民於其下也兵者守國之備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兵者凶事不可空設因蒐狩而習之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四時各教民以其一焉春習振旅兵入收衆專於農案春耕時也故云兵入收衆專於農此釋振字之義平猶正也　賈氏公彦曰旗熊虎之旗爾雅出爲治兵尚威武也入

爲振旅反尊卑也反尊卑者出則壯者在前老弱在後入則壯者在後老弱在前　王氏應電曰以旗致民即大閲司馬建旗旗斃誅後至等事平列陳者即大閲陳車徒斬牲聽誓等事也

案春時方寒以教茇舍則難露宿治兵大閲更非其時惟教振旅爲宜平列陳謂在所立表之北中軍未鼓之前先平列之也平者畫一整齊之意

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

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

鐲鐲直角反鐃乃交反貢扶云反提徒兮反鼙並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鼓人職以路鼓鼓鬼享以賁鼓鼓

軍事以晉鼓鼓金奏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以金

鐲節鼓杜子春云公司馬謂五人爲伍伍之司馬也某

謂王不執賁鼓者尚之於諸侯也伍長謂之公司馬

者雖卑同其號賈疏以軍事主嚴　賈氏公彦曰三時各教

其一必春辨鼓鐸者鼓雷之類象仲春雷發聲也鼓

人六鼓四金各依所用今賁鼓鼓軍事外王執路鼓軍將執晉鼓等並不依本用在軍兼用也　王氏昭禹曰軍法自旅而上然後有旗以非旗不足以指麾也自旅而上然後有鼓以非鼓不足以令衆也

案軍事用賁鼓而不使軍帥執之者天子九伐多用方伯連帥之師故以賁鼓屬諸侯敎以敵王所愾也賁鼓既屬諸侯王當上一等則路鼓矣晉者進也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出師之律也以金奏之鼓屬

主將所以示師行之節制也自鼙以上皆鼓也鼓皆有跗以植於車左傳汏輈及鼓跗著於丁寧則鼓下有跗明矣路鼓鼖鼓疑未必如考工所言者之長且大但取其名制同耳以其過大則掩目過長則植之不固又帆風也鐃鐸鐲則步者可手執而車亦有之此鼓鐸鐲鐃之用四時皆同與三時互見耳唯行師而爲無鍾鼓曰侵者則不用之然亦備而不用非竟無也　諸侯乃朝覲而適遇時田或巡守而從王會

獵者故與於蒐獮近畿之國亦或因王田來會春秋傳衛取相之東土以會王之東蒐是也

辨正賈氏公彥曰先鄭以提爲馬上鼓有曲木提蓋據當時已有單騎故舉以爲況其實周時乘車無輕騎法

案提亦建於車上豈以其鼓較小偏植之故名提與鐃以止進使卒長執之何也其聲可達於四兩也若旅帥以上執之則所轄廣而不可以遠聞矣鐸以通

鼓使兩司馬執之何也四表僅二百五十步六軍分左右而陳去中軍有甚遠者矣惟二十五人之長排列甚近鼓聲止而傳鐸則同時可以立達矣鐲以節鼓使公司馬執之何也以爲車行徒步之節必伍長執之乃便也以節車徒而鼓人職曰節鼓何也車徒既行鼓聲不絶其行之疾徐異則鳴鐲之節亦異如車徒皆行時鼓聲三而一鐲則車驟徒趨時鼓聲再而一鐲鳴鐲以爲鼓聲疏數之節故又以爲節鼓也

四金獨無錞康成以爲用於樂而不用於軍也馬氏貴與據國語鳴錞于以爲軍行則用之或後世有異與

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數疏屋反又所學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習戰法　賈氏公彦曰下大閲禮虞人萊所田之野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已下有此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彼大閲具言於此略說亦有此坐作之漉也

案王氏應電謂旗居卒間以分地遠則疏近則數非也既曰居卒間則遠近合一疏則均疏數則均數矣且分地在出和門之後此教戰時尚未也豈前三表百步爲疏後表五十步爲數與

餘論李氏嘉會曰兵事以進退疾徐疏數之節爲本武王誓師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馬武侯八陳進皆進止皆止所以不可破也荀子云齊之技擊魏之武卒秦之鋭士終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者以此

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

蒐師優反貉莫駕反弊平世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春田爲蒐表貉立表而貉祭也誓民誓以犯田法之罰也誓曰無干車無自後射立旌遂圍禁旌弊爭禽而不審者罰以假馬

賈疏此據漢田律而言無干車謂無干犯他車無自後射象戰陳不逐奔走假馬謂獲禽所算之籌

禁者虞衡守禽之厲禁也既誓令鼓而圍之遂蒐田火弊火止也春田主用火因焚萊除陳草皆殺而火止獻猶致也屬

也田止虞人植旌衆皆獻其所獲禽焉詩云言私其豵獻豜于公春田主祭社者土方施生也　賈氏公彦曰蒐搜也春時鳥獸字乳搜取不孕者故以蒐爲名此亦當如大閱禮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叙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既陳設驅逆之車而後有司表貉不言文略也　鄭氏衆曰貉讀爲禡禡師祭也書亦或爲禡

案誓當有二前誓在列陳之後戒其坐作進退之不

用命中冬所云是也後誓在表貉之後戒其從禽之不如法此云誓民是也經文蓋互見爾疏引大閱羣吏聽誓以當此似未明析

辨正鄭氏鍔曰肆師大田獵祭表貉則爲位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則有司謂肆師與甸祝也注以大司徒爲有司非也

存疑鄭氏鍔曰月令仲春之月毋焚山林司馬乃用火田蓋春所焚止禁圍以内爲地無多耳

寀春蒐火弊蓋尚在未啓蟄時

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茇蒲末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茇讀如萊沛之沛賈疏俗以水草爲萊沛　茇舍草止也軍有草止之法賈疏以草釋茇以止釋舍　王氏志長曰茇舍謂草宿也營壘於野所戒在夜故教之

羣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撰息轉反注讀作算又助轉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撰讀曰算算車徒謂數擇之也讀書契以簿書校録軍實之凡要賈疏軍實兵器也號名者徽識所以相別也鄉遂之屬謂之名賈疏即經云縣鄙是遂之屬州是鄉之屬野以邑名亦在焉家之屬謂之號賈疏謂都家之大夫至士百官之屬謂之事賈疏從王朝六卿以下至下士在國以表朝位賈疏覲禮上介各奉其君之旂置于宫是也在軍象其制而爲之以備死事賈疏綴之於膊上以別死者帥謂軍將以門名者所被徽識如其在門所樹者也軍將皆命卿古者軍將蓋爲營治於國門魯有

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上卿爲軍將者也賈疏非常之急要在於門使卿爲軍將居國門故帥以門名縣鄙謂縣正鄙師至鄰長也家謂食采地者之臣也賈疏食采是公卿大夫身在朝其臣在其采地今隨主在軍故以家號爲名鄉以州名亦謂州長至比長也野謂公邑大夫賈疏謂四等公邑百官以其職從王者此六者皆書其官與名氏焉賈疏假令官則云大司徒下某官姓名某夜事戒夜守之事草止者慎於夜於是主别其部職賈疏分别其當部當職不交雜

鄭氏鍔曰鄉之軍法至州而成故以其州名之言

某州之師也

案行軍有晝事必有夜事皆所當習夏月暑熱薰蒸從禽之役不可以終日故茇舍則專以辨軍之夜事於以順時令而適人情斯爲宜矣然則茇舍蓋晚集而曉散者也自撰車徒至車弊蓋終夜及晨而畢之撰車徒讀書契案籍而數之即各以所建所執之器爲驗也他時亦然特於此見之耳羣吏分爲之則不疾而速矣辨號名之用夜事之所尤重也故下文詳

言之師以門名者孤卿爲主帥者也一帥所統之軍或由鄉或由遂或由采地或由公邑鄉師遂人縣師稍人諸官以灋作民徒帥而至於司馬以分隸於六軍之師既更番而遞役之以均其勞逸又隨所部而分轄之使親其長上故一帥之下有此數色也縣鄙由六遂來者家由采地來者即師都也鄉由六鄉來者即州里也野由公邑來者也官府者孤卿大夫士之總稱孤卿既爲主帥則此百官者大夫士也縣鄙

各以其名如云某遂某縣某鄙也鄉以州名如云某鄉某州某黨也野以邑名若魯則武城汶上之等是也此三者注云鄉遂之屬謂之名即司常職州里各象其名者也家以號名如孟孫氏叔孫氏臧氏郈氏之等皆號也注云家之屬謂之號即司常職家各象其號者也百官各象其事如天官之幕人掌次地官之鼓人牛人山虞澤虞春官之甸祝夏官之量人小子司弓矢之屬其從王者則師氏保氏虎賁大僕之

等皆於伍兩卒旅之外各有所司其爵則大夫士故目之曰百官書其官則事具矣注云百官之屬謂之事即司常職官府各象其事者也夏茇舍冬大閱如此他時號名亦同可知夜戰聲相聞爲其素所稔也號名定則一呼立應運掉自靈即有死綏者而亦不虞其無所識别矣此不言王與諸侯者號名之所不及也

遂以苗田如蒐之灋車弊獻禽以享礿礿餘若反

正義王氏昭禹曰夏田爲苗除禽獸之害故曰苗

鄭氏康成曰車弊驅獸之車止也夏田主用車示所取物希皆殺而車止賈疏隱九年左傳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是車行遲取獸少

案冬狩徒弊非不用車則夏苗車弊亦非不用徒各有所主車弊而徒亦止殺耳

王制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礿宗廟之夏祭也

案號名既辨則表貉圍禁即於其夜及晨畢之亦所以習宵戰也蓋仲夏日炎使將士被甲荷戈馳驟窮

日則人怠馬煩而軍容爲之不肅矣故教以芟舍而苗以車獘取物甚希禮成而人不勞事舉而時不費凡此皆聖人以仁體事所以曲成乎萬物也　舊說禴祠烝嘗皆以孟月然中夏苗田獻禽以享礿中冬狩田獻禽以享烝據此則當以中月葢古者祭必卜日吉事先近如孟月不吉則至中月矣中月可祭則孟月亦可田中春中夏經特言其槪耳非膠執者也

惟君用鮮故時田爲致享而設禮七鼎七俎者用

乾腊九鼎九俎者則有鮮腊是也鮮獸而以腊用之者田後尚有散齊致齊之期非腊不可耳九鼎有鮮魚先期獻人亦取魚可知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

正義賈氏公彥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春以入兵為名尚農事秋以出兵為名秋嚴尚威故也

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

他皆如振旅書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軍吏軍帥也野謂公邑大夫　賈氏公彥曰各書其事與其號即仲夏百官各象其事及號名之等秋雖不主辨號名亦略舉之見四時皆有此物也

案司常職云大閱頒旗物此云治兵辨旗物則是大閱與治兵之旗物固自不同兩經各言其一而中冬大閱之旗物即於司常見之矣唯王建大常諸侯建

旂彼此無異彼云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
州里建旟縣鄙建旐孤卿即此軍吏也以其爵則曰
孤卿爲主帥則曰軍吏大夫士即此百官也以其爵
曰大夫士以其從王有事而不與乎圍禁如師氏保
氏甸祝量人之屬故曰百官也師都即此師都謂車
徒自公孤卿大夫之采地來者也州里則此之鄉也
縣鄙則此之遂也彼不見公邑蓋於縣鄙内包之此
云郊野則公邑也遂人掌邦之野野以六遂兼公邑

足以明之郊外曰野故連言郊也鄉遂郊野謂車徒之從鄉遂公邑來者凡此皆分隷於六軍之軍吏故載旜載物載旐也此所載與大閱異者軍灋之變也蓋行軍有正灋有變灋大閱之旗物正灋也治兵之旗物變灋也正灋以齊軍心變灋以新師目故孤卿之建旜者改而載旗師都之建旗者改而載旜采地本屬孤卿不妨於互易也州里建旟縣鄙建旐並改而載物而郊野則别載旐彼以鄉遂區內外此則以

鄉遂與郊野別公私也百官雖不與圜禁必有所載以爲別百官載旟則鄉遂不得不合而載物矣鄉遂自州長縣正以下亦大夫士也載物載旐載旟爵列相等故可易也治兵旗物可變則振旅茇舍及行軍時皆有變瀳可推春秋時有不去其旗而敗者有望其旗而指目其仇者有納旌於弢中不令敵人見者此旗物所以有變易之瀳與

存疑鄭氏康成曰師都遂大夫也鄉遂鄉大夫也或

載旜或載物衆屬軍吏無所將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也百官卿大夫也載旟者以其屬衛王也凡旌旗有軍旅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書當爲畫事也號也皆畫以雲氣

案司常注以師都爲鄉遂大夫而此以爲遂大夫經明言鄉遂而以爲鄉大夫匪唯違經抑且自背又以郊爲州長縣正以下亦屬不倫良由未得其條理而隨文立解故此注既與司常互異而亦與芟舍齟齬

也旜物則旜貴於物旗旟旐則旗貴於旟與旐故秋冬雖變易而皆不失其倫不畫異物之旜物師都鄉遂之臨行陳者亦載之畫鳥隼之旟百官之不臨行陳者亦載之如泥注義則師都鄉遂一無所將所司何事而祭祀會同王之載常諸侯之載旗自若也豈必有所將而後畫日月交龍乎雲氣之畫尤屬無稽司常以畫為書此忽以書為畫胡反覆不定邪

遂以獮田如蒐田之灋羅獘致禽以祀祊獮息淺反祊音方

正義鄭氏康成曰秋田爲獮獮殺也鄭氏鍔曰秋氣肅殺故田以殺爲主羅獘罔止也秋田主用罔中殺者多也皆殺而罔止祊當爲方聲之誤也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詩曰以社以方賈疏祊乃是廟門內之祭今因秋田而祭當是祭四方之神引詩證方是四方案四方之神蓋祀所獮之方而爲道之所經者　變文曰致禽以物成而獲多故屬而比之然後取其上殺以獻也於秋冬曰致禽則春夏獻禽之約可知矣

中冬敎大閱前期羣吏戒衆庶脩戰灋

正義鄭氏康成曰春辨鼓鐸夏辨號名秋辨旗物至冬大閱簡軍實賈疏以冬時農隙故大簡閱軍實之凡要見春夏秋各教其一至冬總教之羣吏鄉師以下賈疏鄉師職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法於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脩其卒伍是其事也以下若州長師田行役帥而致之掌其戒令黨正則以法治其政事族師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是也

案田法戰法之詳至仲冬始見者必待築場納稼之後乃可徧簡車徒稽人畜旗物軍器也行於三時則奪農功而無地以陳車馬矣

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歩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歩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獘旗誅後至者

正義鄭氏衆曰虞人萊所田之野芟除其草萊令車得驅馳　鄭氏康成曰萊芟除可陳之處後表之中五十歩表之中央表所以識正行列也賈疏於可陳之中央立此四表軍至表則閧一而坐坐而更起是表正行列也　四表積二百五十歩左右之廣當容三軍步數未聞致致之司馬質正也獘仆

也　賈氏公彥曰三表之立始於南以北爲後表

王氏昭禹曰軍法後期者斬而此言誅則方致民也以下文言不用命斬則此言誅未遽以死處之也

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乃陳之陳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皆坐當聽誓羣吏諸軍帥也（案衆軍帥蓋自師帥以下）陳前南面鄉表也月令季秋天子教于田獵以習五戎司徒搢扑北面以誓之（賈疏軍吏及士本是六鄉之民故使

司徒誓之此大閱禮實正歲之中冬而言季秋之政爲周之中冬月令失之賈疏周雖建子及其行事皆用夏之正歲此經中春中夏中秋中冬皆據夏正也吕不韋作月令以爲周之中冬當夏之季秋故言失之斬牲者小子也賈疏小子職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凡誓之大略甘誓湯誓之屬是也

賈氏公彦曰士卒皆於後表北面坐諸軍帥皆在士卒前南面立以聽誓徇陳從表左右向外以徇陳案車徒當陳於後表之北記曰司徒搢扑北面誓之惟陳於後表之北故誓必北面誓畢然後司馬南面

令鼓而車徒以次而前也然則建旗于後表之中者蓋當後表之北而建之以其與表相當故云中也而表北之地必可以容六軍可見矣　士師五戒首軍旅之誓則發誓命時士師宜涖焉春蒐之禮有司表禡誓民表禡者肆師士師掌田役之禁則誓民者必士師矣若斬牲以左右徇陳乃師田之所同則共其事者小子也

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

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摝音鹿李蒲表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中軍中軍之將也天子六軍三三而居一偏羣吏既聽誓各復其部曲中軍之將令鼓鼓以作士氣也賈疏莊十年左傳曹劌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是也成二年晉與齊戰于鞌郤克援枹而鼓之哀二年鐵之戰趙簡子云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皆將居鼓下鼓人者中軍之將師帥旅帥也賈疏上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皆鼓人司馬兩司馬也振鐸以作衆作起也既起鼓人擊鼓以

行之伍長鳴鐲以節之賈疏鼓人職以金鐲節鼓伍長一曰公司馬及表自後表前至第二表也三鼓者鼓人也摝讀如涿鹿之鹿掩上振之爲摝賈疏以手在上向下掩而執之摝者止行息氣也賈疏鼓人職以金鐸通鼓而云止行息氣者摝鐸即弊旗故知止行息氣也司馬法曰鼓聲不過閶鼙聲不過闒鐲聲不過琅賈氏公彦曰此聽誓訖將向南第二表象戰陳初發面敵也

案六軍三三而居一偏則中軍亦在矣王親田則王

自爲中軍而孤卿將其五王不與則中軍亦孤卿也其六軍之帥宜各閱其屬每軍各立四表如中軍之式師都鄉遂公邑諸帥各帥其屬分隸六軍分班鱗次而進中軍不徧閱也葢古者兵車一乘徒七十五人而大閱之表相去僅百步必如牆而進始能驟趨馳走及表而止歸於截然齊一六軍車徒極多雖各閱其屬猶恐不及況以中軍徧閱六軍乎以鼙令鼓令六軍之鼓也令之者中軍之旅帥也則六軍之各

自爲表可見矣大僕職凡軍旅田役贊王鼓則王與

而自爲一軍又可知矣

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

乃止坐作如初

正義鄭氏康成曰趨者赴敵尚疾之漸也春秋傳先

人有奪人之心賈疏昭二十一年左傳及表自第二前至第三

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

正義鄭氏康成曰及表自第三前至前表　王氏應

雷曰車驟徒趨象以漸赴敵也車馳徒走對敵行益疾也

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闋苦穴反刺千賜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鼓戒戒攻敵鼓壹闋車壹轉徒壹刺三而止象服敵案注以車轉爲發恐不然車既及表乃止矣又三轉胡爲乎蓋車上主射者三發矢以象殺敵耳　王氏昭禹曰戒者作氣使戰闋者不極其力

案羣吏致民於後表之中陳而皆坐尚未行也故至

第一表曰車徒皆行由第一表至第二表象師之進故曰鼓進由第二表至第三表則極矣象代國之附其城對敵之薄其陳故車發徒刺而鼓退也凡此坐作進退發刺之節四時所同而獨於大閱言之者民事至冬而畢然後車徒可詳簡也

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卻起略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鐃所以止鼓軍退卒長鳴鐃以和衆鼓人為止之也賈疏鼓人職以金鐃止鼓退自前表至後表鼓

鐸則同習戰之禮出入一也異者廢鐲而鳴鐃　賈氏公彦曰乃鼓退者謂至南表軍吏及士卒回身向北更從南爲始也鳴鐃且卻者據初至南表退軍之時象在軍軍退亦鳴鐃哀十一年左傳艾陵之戰陳書云吾聞鼓不聞金亦是鳴鐃退軍法

案大閲事畢則鳴鐃而卻可矣復鼓之而後退何也鼓以作氣兵事以嚴終故復鼓以示氣無衰竭耳

遂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

和出左右

正義鄭氏康成曰冬田爲狩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爲之賈疏昭八年秋蒐于紅穀梁傳刈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槷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注云質椹也槷門中臬也流旁握謂車兩轄頭各去門邊容握握四寸也又車攻詩傳云大芟草以爲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爲門裘纏質以爲槷門容握驅而入轚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叙和出用次第出和門也左右或出而左或出而右　鄭氏鍔曰軍中用轅爲門此乃用旌爲和門何也軍行偶有所止以車爲藩則仰轅以

爲門田而教戰欲使衆心和一也故設爲和門
案植旌爲門不以轅者凡車皆行不得止之以爲門
也以叙和出以次第出左右兩和門既使車徒行列
整齊亦以試御者過君表之法也
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閒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
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易俞寄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有司平之鄉師居門正其出入之
行列也賈疏鄉師職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
斷其爭禽之訟故知此經有司皆是鄉師

旗謂軍吏所載分地調其部曲疏數前後有屯百步

車徒異羣也賈疏出軍之時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車徒同羣今在軍行列之時則車徒異羣也車徒畢出和門鄉師又廵其行陳賈氏公

彦曰旗居卒閒者軍吏各領已之士卒執旗以表之

鄭氏衆曰險野人爲主人居前易野車爲主車居

前陳氏祥道曰春秋左傳周伐鄭鄭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偏則車也伍則二十五人伍從其偏也先其車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古車戰之法畧可知也

案車徒既出門而趨圍地則左右陳之有司平其行

列每百人爲卒則植旗其間以分所占之地必廣狹如一禁地之前後各有屯百步以待田畢屯車徒而後各獻其所獲也險野人爲主謂列陳用徒而以車承其闕也險則高下偏仄車不可行其間平地乃以車承其闕易野車爲主謂列陳用車而以徒承其闕也

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

正義鄭氏康成曰驅驅出禽獸使趨田者也逆逆要不得令走設此車者田僕也賈疏田僕職設驅逆之車王氏昭禹曰驅逆

之車校人帥之以至

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

正義鄭氏康成曰羣司馬謂兩司馬也賈疏上文春辨鼓鐸云兩司馬振鐸枚如箸銜之有繣結項中賈疏繣即兩頭繫也既有兩繫明於項後中央結之軍法止語爲相疑惑也進行也獲得也得禽獸者取左耳當以計功　鄭氏衆曰大獸公之輸之於公小禽私之以自畀也詩公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王氏應電曰獲者取左耳如軍法之執䤋

案上經曰司馬振鐸此曰羣司馬者倂六軍而趨圍禁衆鐸齊鳴非加羣字不足以顯此義也

及所弊鼓皆駴車徒皆譟徒乃弊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駴本亦作駭胡楷反譟素報反饁移獵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鄭司農云及所弊至所弊之處某謂所弊之處田所當止也天子諸侯蒐狩有常至其常處吏士鼓譟象攻敵剋勝而喜也疾雷擊鼓曰駴

譟讙也書傳曰前師乃鼓𤸎譟亦謂喜也徒乃弊徒止也冬田主用衆物多衆得取也致禽饁獸于郊聚所獲禽因以祭四方神於郊月令季秋天子既田命主祠祭禽四方是也入又以禽祭宗廟　易氏祓曰春社夏礿秋祊不言入獻禽而冬烝獨言入者以外行致禽饁郊之禮然後入獻於宗廟也　鄭氏鍔曰郊言饁獸烝言獻禽合而言之獸亦曰禽也

案車徒皆行獨言徒弊者車至所止之地則排列不

行徒猶進而逐獸終事而後徒獘也戰法田法春舉其綱冬詳其目大閱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至不用命者斬之即春蒐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也中軍以鼙令鼓至鳴鐃且卻坐作如初即春蒐所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也以旌為左右和之門至車徒皆譟即春蒐表貉誓民鼓遂圍禁也前期修戰法乃四時所同而於冬乃出之則三時專辨其一而大閱備舉其全具見矣　先王寓兵於農正羨之卒必

無一人不教然後本強而精神可以折衝事習而比
戶皆能守禦又必歲時從其有司先肄試焉然後居
常自厲而無怠心公邑都家之民分四時更番以從
蒐狩數歲而徧未見其煩擾也經文號名旗鼓備列
縣鄙地官又曰惟田與追胥竭作而陳氏汲乃云司
馬所教惟鄉遂餘皆不與謬矣狩田徒獘正與火獘
車獘羅獘相對而王氏應電乃云冬亦兼用火羅皆
昧事理悖經義故略舉一二以見義例焉

餘論胡氏安國曰戎祀國之大事也用民以訓軍旅示之以武取物以致祭享示之以順也然不時則害農不地則害物春夏秋冬之仲皆常時也周甫田鄭原圃秦具囿之屬皆常所也若遠害民物則百姓將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而疾首蹙頞可不謹乎

總論王氏應電曰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春而火止故以火言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故以羅言四時皆有宗廟之祭夏禴以迎來冬烝以送往錯舉其盛者也

李氏曰鳥獸魚鼈皆函血氣若無故而殺之是暴天物作禽荒也故因祭社享礿祀礿享烝而行焉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

正義鄭氏鍔曰行禁令所以申明九法也　鄭氏康成曰師所謂王巡守若會同司馬起師合軍以從所以威天下行其政也

案下特舉大師則此云師者司馬奉王命以征伐亦存焉行禁令因伐有罪而明王禁於羣侯也

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涖大卜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師王出征伐也涖臨也臨大卜卜出兵吉凶也（賈疏大卜掌龜之八命一曰征）司馬法曰上卜下謀是謂參之（賈疏卜在廟故云上卜謀在下故云下謀君居其中故云參也）主謂遷廟之主及社主也軍器鼓鐸之屬凡師既受甲迎主於廟及社主祝奉以從殺牲以血塗主及軍器皆神之

易氏祓曰天子親征方伯連帥各以師從軍將師帥莫不受戒令於大司馬　賈氏公彥曰小子職釁

邦器及軍器彼釁之大司馬主臨之

及致建大常比軍衆誅後至者比必里反

正義鄭氏衆曰致謂聚衆也　鄭氏康成曰比校次之也　賈氏公彥曰大師王親御六軍故司馬用王之大常致衆若王不親則司馬自用大旗致之　王氏安石曰鄉師致民以司徒之大旗則司馬致民宜以王之大常矣凡此皆示其致民之命有所受之也

案稍人帥衆而致於大司馬王親征則邦國亦以師

從凡師衆而至者大司馬皆以致於王故建大常注謂致民者鄉師非也役則鄉師致之軍事則正治其徒役戮其犯命者而不致也

及戰巡陳眂事而賞罰

正義鄭氏康成曰事謂戰功也

案觀此則大司馬不任軍帥而兼督六軍吏士春秋傳晉軍帥及佐之外别立司馬蓋其遺法

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鉞音越先悉薦

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功勝也先猶道也律所以聽軍聲
賈疏律以聽軍聲大師職文初出軍時大師執聽至此尅勝司馬執之
鉞所以爲將威
也兵樂曰愷獻于社獻功於社也司馬法得意則愷
樂愷歌示喜也鄭司農曰故城濮之戰春秋傳振旅
愷以入於晉
賈疏僖二十八年左傳
案六軍之帥必各帥其屬以振旅而司馬獨先亦不
爲軍帥之徵

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厭於業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鄭司農云厭謂厭冠喪服也軍敗則以喪禮故秦伯敗於殽素服郊次鄉師而哭賈疏僖三十三年左傳　㫖謂厭伏冠也賈疏曲禮厭冠不入公門五服之冠皆厭　奉猶送也送主歸於廟與社

王弔勞士庶子則相勞力報反相息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師敗王親弔士庶子之死者勞其傷者則相王之禮庶子卿大夫之子從軍者　鄭氏

鍔曰士庶子宿衛王宫者
寀兵凶戰危故雖王師九伐必具死敗之禮厭而奉
主車及相弔勞皆使大司馬親之俾無事則職思其
憂消患於未形有事則謀出萬全也雖師有功將士
必有死傷士庶子之弔勞王猶親之則每上者不必
言矣

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以待攷而賞誅與音預屬音燭植除吏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役築城邑也慮事者封人也於有役司馬與之賈疏宣十一年左傳楚令尹蔿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　案楚使封人偶然之事未可以爲定職王朝大役慮事者其司空與鄉師職以攷司空之辟

楨築城楨也易氏祓曰楨謂築城板幹制度之高博係焉　案楨蓋與楨通築牆版木孔氏安國曰題曰楨當牆端者也旁曰幹在牆兩邊者也

屬賦丈尺與其用人數鄭氏衆曰國有大役大司馬與謀慮其事也要者簿書也攷謂攷校其功

存疑鄭氏衆曰楨謂部曲將吏春秋傳宋城華元爲

楃巡功〈賈疏宣二年左傳〉屬謂聚會之也

辨正賈氏公彦曰先鄭以楃爲部曲將吏屬爲會聚後鄭不從者案昭三十二年晉士彌牟營成周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以此知屬謂賦丈尺與人數也王氏安石曰與慮事欲知其故之可否屬其楃欲知其人之多寡受其要欲知其功之差等

通論王氏應電曰大役任衆屬軍禮故主其事者司空也大司馬與其謀賦之丈尺者量人也大司馬主

其數執其要簿而考之者鄉師也大司馬行其誅賞

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

正義鄭氏康成曰帥帥以從王 賈疏諸子職若會同賔客作羣子從是也

宫衆則令之令者作而行之必須有統率之人以政

鄭氏鍔曰士庶子掌於宫伯其職曰邦有大事作

令治之故屬於司馬

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射王將祭射於射宫以選賢也

賈疏射義古者諸侯歲獻貢士于天子天子試之于射宮中多者得與于祭大射禮亦射于郊學宮中皆是爲祭選士

王射三侯以諸侯爲六耦 賈疏王射三侯者司裘職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是也

存疑賈氏公彥曰大射用諸侯爲六耦若賓射射人亦用六耦但不用諸侯當以卿大夫爲之燕射三耦自然用卿大夫以下

案大射未必如注疏所云說見天官司裘職及儀禮大射儀大射以諸侯爲六耦當是正射之耦非初射

之耦也疏以燕射三耦例之是直以爲初射之耦矣諸侯大射以弟子爲三耦以初射故使賤者也豈諸侯而可使爲初射之耦乎但耦數以六爲限其故未詳大射儀公與賓爲耦卿大夫繼之無定數與此異又若諸侯不足則當以大夫耦之諸侯爲下射大夫爲上射以大射儀士與大夫爲耦推之可知蓋每耦有一諸侯即爲諸侯之耦不必十二諸侯而始備也王與射亦當與諸侯爲耦

大祭祀饗食羞牲魚授其祭

正義鄭氏康成曰牲魚魚牲也祭謂尸賓所以祭也

賈疏少牢儐尸禮尸俎五魚侑主人主婦各一魚加膴祭於其上公食大夫禮亦云授賓祭若王祭則膳夫授之

案大司馬羞牲魚者以羊肆羊殽小子羞之故大司馬無其文也凡牲牛爲大大司徒羞之魚腊魚爲貴大司馬羞之皆舉其重者而其餘則從殺不必正卿矣經云授其祭唯魚有之明他牲之不然也又此與

饗食並列意繹祭賓尸之所羞故有此授與

大喪平士大夫

正義鄭氏康成曰平者正其職與其位

辨正賈氏公彦曰先鄭以平爲一其服後鄭不從者

小宗伯已縣衰冠故也

喪祭奉詔馬牲

正義鄭氏康成曰王喪之以馬祭者蓋遣奠也賈疏喪奠及虞卒哭無奉送詔告惟大遣奠入壙之時有奉送之事奉猶送也送之至墓告

而藏之

案遣奠入壙者即士喪禮所云苞牲取下體者也檀弓云國君五个大夫七个其牲體之數也常祭用牛止矣此獨有馬牲者盛葬奠也

小司馬之職掌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下字脫滅札爛文闕漢興求之不得遂無識其數者

案小司馬職闕以諸官例之所專掌必論辨官材也

蓋師之職皆以貳其正然必有專掌之事爲正之所不能兼者如小宰之建宫刑小司徒之建教法小宗伯之建神位小司寇之掌大訊是也國子選俊並升於司馬司士治之庶子之脩業於鄉學者諸子治之而大司馬職不及論辨官材則小司馬專之必矣

凡小祭祀會同饗射師田喪紀掌其事如大司馬之灋

正義賈氏公彦曰小祭祀已下至喪紀皆蒙此小字對大司馬大祭祀之類

軍司馬闕

輿司馬闕

行司馬闕

正義賈氏公彥曰軍司馬當宰夫肆師等職皆下大夫四人輿司馬當上士八人行司馬當中士十六人餘官皆無異稱此獨有之者以軍事重故特生别名也

欽定周官義疏卷二十九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編修臣朱依魯
謄録貢生臣張　宁